

卷一百九十六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一百九十六
 內容分類 史 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奉禮郎 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公廟等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主簿 掌醢署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丞 守宮署 主簿 公車司馬令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丞 諸陵署 主簿 崇玄署 諸牧監 典廩署

丞 典牧署 主簿 乘黃署 諸牧監 典廩署

司直 評事 監 獄丞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 冊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4008 冊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

邊防十二北狄三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

務勿塵附

慕容氏

拓跋氏

蠕蠕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已為種無後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代報者故也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

所招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夫人健者名字為
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
馬牛羊以為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
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
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計謀從其婦人唯鬪戰之
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偃蹲髡頭為輕便婦人
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勾決飾以金壁猶中國有
箇步搖也字或為幘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婦人
能刺韋作文繡織氎毼氎毼也對力男子能作弓
矢鞍勒勒馬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稽東
稽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

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地卧上或隨
病痛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
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大
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水物皆燒而送之言
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
赤山在遼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鬼神歸岱
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敬鬼神祠天
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
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
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

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媯州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爲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且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姓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爲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薊城在今媯州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北吐教縣至

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

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

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七矢反王右

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

多計策嘉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叛入丘

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

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原郡地徐二州今彭城郡五年劉虞爲

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

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

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

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

持不決蹋頓遣使請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
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
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
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
齊人西晉王浚爲幽州牧有烏桓單于蕃登前燕慕
容携持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
桓渠帥莫賀咄科敦並其
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
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髻頭以季春月大會
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
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

示羊似吳羊而角大出西方前
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可爲弓又豹驪子皮毛柔軟
豹音女滑反驪音胡昆
反豹驪並鼠屬豹雖屬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
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
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
仇責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責爲王於是鮮卑燉
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
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
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
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
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

尉所居窰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鮮卑降質也

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

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

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

山歡仇水歡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

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下零東却

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

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

接夫餘歲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

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

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

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嘉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

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

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

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

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

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珍

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瘵疽也疥音介搔新到反埤蒼曰瘵必燒反杜氏注左

傳曰疽也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

昔高祖恐平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

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虞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

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
盱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
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
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
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
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
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
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侯秦水廣從
子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
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
助糧食至晉猶有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

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
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
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
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
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
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
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
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
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

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
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
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
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
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
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
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也代爲東部大人

晉史謂之鮮卑

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所滅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爲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

士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
而無裳焉後姪孫莫槐立胡反部衆強盛自稱單于
塞外諸部咸畏憚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
俗謂天曰字故自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爲慕容廆所
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
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

務勿塵附

徒河段曰陸眷出遊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
人庫辱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
獨無乃唾曰陸眷口中曰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

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物塵與弟匹殫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爲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畧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音鬱蘭之子龍音港

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雋使弟恪帥衆伐龍於廣

固今北海郡地執龍殺之坑其徒二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爲號

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

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

城郡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

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

慕二儀之德繼二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至孫涉歸

魏封爲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

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鄉郡西平

西次曰鹿有命世才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

地今柳城青山郡界鹿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

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鹿自稱

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

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荆河州人為成

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

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魏嗣魏之雄

毅多權畧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

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暉即其子孫也其嗣號慕容出

晉史戴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

北土亦因鮮卑山以為號宋齊或云皇帝之苗胤以

皇帝土德謂土為托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

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為田祖歷三代

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誥汾嘗田於山澤歛

見輜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

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

女以所生男授誥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

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

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

接宇克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叅合陂北今在馬凡

子倚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馬使倚屯

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

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

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

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

百官至其孫涉埜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帝元嘉中

每歲為後魏侵境勅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安

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

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魏

捨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江郡新吳城江陵移入

南岸濡須之戍家停羨溪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南北

里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晉王謂宜徙河南以實

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

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

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弊雖時有通否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

而言之大段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

曰纂耦車牛四曰計丁課力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為容儀以燎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

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莽寢寔惟其性炎騎蟻

聚輕兵鳥集踐蹂禾稼焚蕪間井雖邊將多叟耒審

何以禦之若成師連屯廢農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
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官戍怨曠必繁孰若因
人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爲利
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交舊
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
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今北海郡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交
州冀州人宋兖州今魯郡瑕丘縣移泰山以南至下
邳今臨淮左洙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邳北
阨大現今邳北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聞
於圖始無虞之時意生恣然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
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什就路視遷如歸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舊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
猶可修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
假其經用爲之間伍耕稼築塲還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爲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
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
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挺羣虜二萬矣二曰纂耦
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
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
賊所不能干旣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
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千
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錫

利由已還葆輸之武庫銛骨反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
鐵人不得辦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
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備在于疆場之
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銓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利
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成申作刺
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
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齊
寄令於人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
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曰戒齊用
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
之禮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

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
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咎
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
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
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
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途朋曹素定同憂等
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畫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
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
以古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
欲先定民居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毀
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旬時漸就

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蚕之氓廉扞城之用千室之宰總倍族之兵萬戶之都俱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幹利鉄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溪成葆之境諸所課仗竝加彫鑄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爲長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

而克

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

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大白階

木骨間者首秃也木骨間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其後

子孫因以爲氏焉木骨間既壯克奴爲騎卒代王猗

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

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

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

宋齊謂之

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

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

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爲杜崙所并號
爲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
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
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始於此丘豆伐猶
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
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立謚旣死之後不復
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麴二年夏四月太武率
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杜崙從父之弟震怖將其族黨焚
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
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
六月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

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
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
千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太
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
矣梁天監普通大同間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
其主子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
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
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州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
牧同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
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

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州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

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一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一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擊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

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番以跋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

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求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子成弟善用兵西征討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壞立經十日其族兄侯俟力發率眾伐

之阿那壞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

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壞來奔之後其後父兄波

羅門率眾討力發破之眾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

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凉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

相率迎阿那壞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

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壞委質於前婆羅

門歸城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

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

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

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壞宜

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摠率部落收

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絃而令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闔此兩敵即下莊之算得使境土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竊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

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入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在甚蠕蠕無復堅立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壞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

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求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馭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

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授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壞部落旣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壞女爲后阿那壞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廣公湛阿那壞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壞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壞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單使於阿那壞

阿那壞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壞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壞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壞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羅辰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那壞叔父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旣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
邊防十三北狄四

高車

稽胡

突厥上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
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特有
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
律氏解批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
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
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
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穴經時不